

馮承鈞譯

西域南海史地

考證譯纂四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馮承鈞譯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四編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錄

莎兒合黑塔泥·····	一
漢明帝感夢遣使求經事考證·····	十九
秦漢象郡考·····	五十三
唐代安南都護府疆域考·····	五十九
李陳胡三氏時安南國之政治地理·····	一百九
安南省道沿革表·····	一百三十一

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四編

莎兒合黑塔泥

Le vrai nom de Seroclan, par Paul Pelliot.

見一九三二年通報四三至五四頁 伯希和撰

成吉思汗系的帝國、先由窩闊台(Ögöitai)系統治、後在一二五〇至一二五一年的大會中、移轉於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Tulai)的後人、這種發生很大結果的變化、要出拖雷的寡婦之策謀、這個寡婦是一個信奉基督教的克烈(Kérait)部人、也就是大汗蒙哥(Mongka)忽必烈(Khubilai)同在波斯建設蒙古朝的旭烈兀(Hülegü)三人的母親、普蘭迦賓(Plan Carpin)行記通行本中所著錄的 Seroclan 就是此人。

世人對於這個拖雷寡婦的名稱、寫法各別、從德景 (De Guignes 匈奴史第三冊八七頁) 的 *Sarkoutna begheclan* 一直到刺威兒迪 (Raverty, *Tabakāt-i-nāširi*, 1092) 的 *Sūr Kūktūr Bīgī* 同伯羅灑 (Blochet 蒙古史緒言一六五頁) 的 *Siyourkho-khataiai* 我在一九一四年通報六二八頁中、曾寫作 *Soyorghakhtanibāgi* 現在我以為可以更進一步討論這件問題、分析此名中的種種元素。

伯羅灑所言刺失德丁 (*Rasūdu-d-Dīn*) 書中此名尾之 *beki* 或 *begi* 是太后 (*tai-qu*) 之轉一說、是不對的、這個別乞 (*beki, bāki*) 同別吉 (*begi, bāgi*) 稱號的沿革、同價值、固然可以討論、可是我們今日熟知這是男子同女子名後的一種稱號。

註一

註一 可參考一九三一年通報二三一百九頁刺的米兒緯夫 (*Vladimircov*) 考證的節錄、他將男人所用的名號別乞同妃主所用的名號別吉分開、這一說惟一可駁之點、則在十四世紀時、元朝祕史的譯人曾兩次譯作別乞、而別吉從未一見。

這個別吉的稱號、並不與本名合而為一、所以許多載籍未曾著錄這個稱號、至若本

名，我們可以將古籍所著錄的臚列於下。

(一) 元朝祕史漢文譯寫蒙文本，第一八六則，作莎兒合黑塔泥別乞，根據此書的譯例，可以還原作 *Sorgahtani-biki* (*Sorgahtani-bāki*)。註11

註二 前幾年在蒙古發現的一部晚寫的元朝祕史蒙文寫本，不幸已佚其半，我們所引的這個部份，就在佚文之中，我們對於元朝祕史漢文譯字所應注意者，「合」字旁註「中」字的，常讀若今讀之「哈」，至在其他譯寫不甚謹嚴的譯文中，這個「合」字有時作「哈」，有時作「合」，（仍讀若「哈」）從來未見用「合」字譯寫 *ho* 音之例。

(二) 元史卷三本紀作唆魯和帖尼，卷一〇六后妃表作唆魯忽帖尼，卷一一六列傳作唆魯帖尼，列傳的譯名必脫一字，根據前一譯名，可以還原作 *Sorghoqtāni* *Sorghoqtāni*。

(三) 普蘭迦賓行記（一二四六年撰）*d'Avezac* 本（六六六頁）作 *Serocan*，這種寫法業經 *Vincent de Beauvais* 同缺第九章的普蘭迦賓行記諸本證其不誤，註三 但是 *Cambridge* 刊行的 *Corpus Christi College* 本，是現在的惟一全本，

乃將此名寫作 *Soroacan*，必是由 *Soroctan* 訛爲 *Sorocean*，一再傳寫之誤。註四
 普蘭迦賓將此名寫作 *Soroctan*，頗有其可能，我們很想知道尙未校對的 *Wol-*
tenbüttel 本作何寫法。註五

註三 我在 Vincent de Beauvais 的寫本中，尙未檢出別種寫法，可是在一四八三年 Nurem-
 berg 刊本、一六二四年 Douai 刊本、同 Hakluyt 所用的刊本，皆作 *Soroctan*。

註四 Leide 寫本 (D'Avezac 的 Pétau 寫本) 就是 Cambridge 本的一種抄本，此名在 Cam-
 bridge 本中作 *Soroacan*，這種寫法必爲訛寫，應採用 *Soroctan* 或 *Soroctan* 的寫法。

註五 關於這部寫本者，可參考 Van Den Wyngaert, *Sinica Franciscana* 第一冊五七七
 頁。

(四) 斡兒別良 (Etienne Orbelian) 於蒙哥在位時代兩至和林 (Karakorum)，第一
 次且在拖雷的寡婦生前，他寫其名作 *Surakhtambek*，註六 大約是蒙古語的語尾
 韻母有不發聲的習慣，他想記錄的名稱，應讀若 *Surakhani-beki* 者，乃因前一「字
 之失音，而使「與」相接觸，由是「遂顎音化而成爲」了。

註六 可參考聖馬兒丹 (Saint-Martin) 撰阿美尼亞 (Arménie) 記，第二冊一三四頁、一三五頁、同二八〇頁、伯羅賽 (Brossel) 撰昔溫尼 (Siounie) 史，一三〇頁、(其中 Sourakhtembek 名中之第一 e 字是印刷之誤、) 帕忒迦諾夫 (Patkanov) 撰蒙古史，第一冊三九同八五頁、(其八五頁附註中 Sourakhtembek 名中之 n 也是印刷之誤、) 聖馬兒丹並說「其他阿美尼亞撰人」名此王妃曰 Forkoudan，可是未指明出處，據我所見的那些阿美尼亞古籍，並未見有此名。

(五) 朮外尼 (Juvaini) 也曾到過和林，米兒咱摩訶末汗 (Mirzā Muḥammad Khan) 所刊布的朮外尼書，大致寫此名作 Sorquyatāi-beḡi，僅在第二冊二一九頁中寫作 Beḡi-Sorquḡtai，註七，可是根據原寫本，此名的名尾實作 -tani，此外朮外尼書對於第一綴音不著韻母，綜觀那些寫本，好像除開一處作 Beḡi-Sorquḡtani 外，其餘似皆作 Sorquḡtani-beḡi，從這些寫本看起來，在朮外尼生前似已有兩種寫法，可是他常寫的疑是 Sorquḡtani。

註七 朮外尼書也常省稱之曰 Beḡi，(第一冊二〇六頁、二一一頁、二二〇頁、第二冊二五〇至二

五六頁、第三冊〔尙未刊布〕三至九頁、有一次僅錄本名（第一冊八四頁、）可是最常見的、則在本名之後附以 *begi* 之號、同元朝祕史的例子一樣、這倒是一種通例、至若第二冊二一九頁將 *begi* 列在名前的寫法、可以說是我所見的一個孤例。

（六）把兒赫不烈思（*Bar Hebraeus*）書中的蒙古史、大致可說幾盡取材於朮外尼書、他的「朝代史」（*Poecoë* 本四七三頁）中所著錄的阿剌壁語名、而經譯人 Bauer 譯寫作 *Sarcutna Bigi* 者、顯應從朮外尼書改作 *Sorqutani-begi*、註八如此看來、把兒赫不烈思所採用的朮外尼書一種寫本、在 *t* 之前已經無 *q* 的寫法了、他在「西利亞紀年」（*Brunn* 本四九二頁譯本五〇八頁）中、亦用同一寫法、曾用西利亞文寫作 *Srquṭni-bēgi*、譯人又轉寫爲 *Sarkutani Begi*、諸寫本在 *s* 同 *t* 之上固然註有 *ṣ* 字、可是這樣位置韻母、不應作準、如果他有根據、我們將承認他採用的那部朮外尼書寫本、名首應作 *ṣār*、而不作 *ṣōr*、可是我不信有這種寫法、這些韻母符號之加入、好像是出於武斷的。註九

註八 一八九〇年 *Salhani* 在 *Beirut* 所刊布的朝代史、我雖未見、其寫法顯然相同、至若 *Liñch*

在 Johann de Plano Carpini 一四〇頁中所譯寫的 *Surukutani* 毫無理由。

註九 一八九〇年 Beljan 神甫的刊本惜未能見，巴兒脫德 (Barthold) 在 *Zapiski VOIRAO*

第二十三冊七頁中，曾憑藉把兒赫不烈思這種西利亞語的寫法，主張 *Sarkutani* 一名之是，他以爲把兒赫不烈思不僅根據回教著作知道這個信奉基督教的王妃名稱，尙別有所本，其實他錯了，這種寫法也是本於尤外尼書的，巴兒脫德引證這種西利亞語的寫法者，目的蓋在主張名尾 *-tani* 之是，而駁伯羅灑之說之非，在此點上頗有理由，其實他本人所採用的名稱是 *Surkhukutani-biki*，在第一綴音中用唇音韻母，距離真相並不甚遠也，伯羅灑在蒙古史第二冊八九頁中業已轉錄西利亞語寫法，可是轉錄錯誤。

(七) 刺失德丁書的刊行人寫法皆不一致，迦特兒邁兒 (*Quatremère*) (八五頁八六頁九〇頁) 寫作 *Siourkoukiti-beighi*，別烈津 (*Berezin*) 寫作 *Surkhugtai-bige*，並以爲此名是本於蒙古語 *sorgha* (此言求學識) 的 (*Trudy VOIRAO* 第五冊二六一頁) 他並想到蒙古語中 *sorghoq* (此言禁止) 一字，然因撒難薛禪 (*Sanang Secen*) 書的寫法第二綴音中用 *a* 韻母，遂將此說撇開，後來根據元朝祕

史、又將從前譯寫的名稱改作 *Sarkhukteni-bige* (Trudy 第十三冊一二八頁)、伯羅灑在他的蒙古史緒言(一六五頁)中寫作 *Siyurkhokhataitai*、乃在蒙古史刊本中(特別在八九頁及三五二頁附註中)所採錄的波斯語名、似應讀若 *Siyurquqhtaitai-begi*、可是在此處根據諸寫本、並比較其他的來源、也應改其名尾作 *-tani*、至若這個名稱的其餘部份、在刺失德丁書中有兩個異點、(一)刺失德丁始終寫作 *-quqtani*、乃在朮外尼書中、除開一種變例外、皆作 *-qutani* (一一)刺失德丁在發音的 *s* 之後、加入 *-i*、這倒是一種嚴重難題、考迦特兒邁兒函買兒(*Hammer-Pargstall*) (比方伊勒汗史第二冊五三二頁)多桑(*de Olsson*) (比方多桑書第二冊二五二頁)刺威兒迪諸氏之書、皆在 *s* 後著錄有 *-i*、但是在額兒德曼(*Erdmann, Vollständige Uebersicht, 1866*)書中、沒有這種寫法、尤其在別烈津所採用的七部寫本中、名首皆作 *soyur*、伯羅灑在他所刊行的刺失德丁書中、不幸未將諸本的別寫哀輯、以供勘對、我們很想知道這些抄本中的第一綴音、是否始終皆是 *soyur*、我對於這種名首的假定、後此別有說。

(八) 根據迦特兒邁兒書 (八六頁) 迷兒晃的 (Mirklond) 寫此名作 *Sorquq-tani-bägi* 如此看來, *s* 之後無 *i*。

(九) 阿不哈即 (*Abū'l-Ghāzī*) 書 (戴邁宗 Desmaisons 本四四頁一四五頁) 兩錄此名, 前一名戴邁宗寫作 *Soyurquqtai-begi*, 後一名寫作 *Sorquqtai-begi*, 兩名之下既無附註, 又未著錄別寫, 他在譯本 (四五頁及一五二頁) 中又寫作 *Soyurquqtai Bigue* 同 *Soyurquqtai-Bigui*, 校訂翻譯如此淺陋, 顯然不足爲據, 而迦章 (Kazan) 城的較古刊本我未能見, 不知如何寫法。

(十) 蒙古人撒難薛禪在一六六二年將此名寫作 *Sorkla-tai begi tayighu*, 末一字當然是漢語「太后」的譯音 (*Schmidt* 本一一二及一一三頁) 但是十八世紀漢譯題曰蒙古源流的那一本撒難薛禪書, 所根據的原本寫法又有不同, 好像原名是 *Suragtai-biki*, 十八世紀的譯人對於第一個韻母作 *u* 或作 *o*, 當然已無從辨別, 可是祇須略爲變改, 將 *-kla-tai* (或 *-qa-tai*) 改作 *-aq-tai*, 這兩個同名異譯就不難一致了, 如果原名是作一字整寫的, 則並且勿須這種變改, 原名或是如此寫

法，註十我以爲不必認爲 *Sorqa-* 之必是，而 *Sorag-* 之必非，後對此別有說，所應注意者，譯人對於此點雖然無有一種傳說可據，可是他們採用別乞 (*Beigi*) 的寫法，同十四世紀的元朝祕史寫法一樣，而不採用兀刺的米兒綽夫所認定唯一正寫的別吉 (*Beigi, Begi*) (反之，元史對於女人的名稱大致適用別吉) 復次尙應注意者，撒難薛禪書所代表的，固是一類別種傳說，可是書中訛誤的名稱不可以數計，其中唯一的要點，就是此書將第二綴音用的韻母寫作 *o*，同元朝祕史一樣，好像我們近在蒙古發現的那部不全的元朝祕史寫本，在是時尚未缺佚。

註十 我的說話，假定是漢譯直接根據蒙文而言，如果中間有一種滿文譯本作仲介 (參考 *Asia*

Major 第七冊四七八頁 *W. Fuchs* 之說) 我對於漢譯人之說，在實際上將可適用於滿

譯人。

由是觀之，根據十三世紀的最古本，這個拖雷寡婦的名稱，其名首或作 *Sorghuq-* 或作 *Sorghog-* 或作 *Soyuqraq-* 可是其名尾必是 *-tani* 無疑，這種名尾迄今尙未有人解釋過，所以世人對之未敢決然採用，其實相類之例可以引證者不少，茲引數

例如下。

(一)元史卷一〇六后妃表、有兩個皇后皆名乞里吉忽帖尼、一個是太宗窩闊台的三皇后、一個是成宗鐵穆耳完澤篤(Tamur Oljaitü)的一個皇后、考刺失德丁書、窩闊台諸后妃中無此名、而鐵穆耳完澤篤的后妃表、除元史的后妃表外、未在他書見過、觀此兩名之相同、加以元史這些表錄不無舛誤、或者是一人兩見、但是這種情形並不損這個名稱本身之價值、其對稱好像是 Kirgighutäni (≡Qirghighutäni) 或 Kirgighuqtäni (≡Qirghighuqtäni)。

(二)刺失德丁曾著錄有一個克烈部的女人、是朵忽思哈敦(Doguz-khatun)的姪女、先爲旭烈兀之妾、後爲阿八哈(Alaüddin)之妾、朵忽思哈敦死後、他承襲朵忽思哈敦之幹耳朵(ordu) 他本人死於一二九二年二月、迦特兒邁兒(九四及九五頁)名之曰 Tuqiti、函買兒(第二冊五五四頁)名之曰 Tuqini、多桑(第三冊五五三頁)同別烈津(第五冊一〇〇頁)皆名之曰 Tuqtai、但是額兒德曼(一三七頁)則名之曰 Tuqlani、應以額兒德曼的寫法爲是、這就是瓦兒丹(Yarlän)所

言信奉基督教的王妃 Tuktani (見帕忒迦諾夫蒙古史第一冊二五頁) 也是一二八八年接到教皇所致書的 Tuctani。註十一

註十一 參考沙波 (Chabot) 撰 Mar Jabalaha III 傳二〇四頁、沙波以爲 Tunctai-khatoun 之外、別有一個王妃名曰 Tonkdam, Tountan, Nunkdan-khatoun (見索引二七七頁) 並說這個 Tountan 是塔塔兒 (Tatar) 部人 (九七頁及二〇三頁) 其實他所說的也就是 Tugtani 這個王妃並不是塔塔兒部人、實是克烈部人、函買兒在他的伊勒汗史中、也誤將 Tukini 同 Tukitini 分爲二人 (見索引) 他所譯瓦撒夫 (Wasaf) 書 (二六二頁) 也誤將寫本中的 Tugtani 寫作 Taktani 所以 Howorth 書 (第三冊三一二及三四九頁) 中、Taktani 同 Tuktan 兩名並著。

(二) 綽兒馬罕 (Örmaghau) 的妻子、在乞刺可思 (Kirakos) 書中寫作 Eltima-khatun (參考拙撰「蒙古人及教廷」五一頁) 然在馬刺乞牙 (Malakia) 書中、則寫作 Altana-khatun。註十二 我很疑惑此名之實在寫法是 Altani-khatun 或 Altäni-khatun。

註三 帕忒迦諾夫蒙古史（一八七一年版）十一頁寫作 *Altana*，然在七四頁附註中又作 *Altai*。

timu。

（四）一三二八年虞集爲表揚系出欽察的燕帖木兒（*Altīmūr*）之先世所撰句容郡王世績碑（見元文類卷二六，並參考元史卷一三八）其中誌有十三世紀末年同十四世紀初年的幾個婦女名稱，一名太塔你（*Taitani*），札只刺真（*ǰāīrǰīn*）也，質言之，札只刺（*ǰāīrat*）部落的人，一名也先帖你（*Asūtāni*），塔塔兒真（*Tatar-jin*）也，質言之，塔塔兒（*Tatar*）部落的人，一名月魯帖你（*Triktāni*）。

如上所引諸例，可見 *-tani* 或 *-tāni* 是一種接尾詞，視字之種類而加於名稱之後，用以構成婦女之名稱者，因爲也里（*Äl*）禿黑（*Tuq*）泰（*Tai*）也先（*Äsän*）等類的名詞，構成不少人名的名首（例如燕帖木兒 *Äl-tāmūr*，禿黑帖木兒 *Tuq-tāmūr*，泰不華 *Tai-buqa*，也先不花 *Äsän-buqa* 之類）可以證之，但是十四世紀的譯人業已不復明瞭 *-tani* 同 *-tāni* 之判別的本義，加之蒙古文字在這兩種寫法之間沒有判別，於是乎甚至在非顎音的寫法之後，也寫作 *-tāni* 了，這或者是 *-tani* 之 *i*

疊讀的影響、此種婦女名稱的接尾詞、頗與十三世紀常用的 *-tun* (*-tün*) 相類。(如帖木倫 *Tamiltün*、那莫倫 *Nomolun*、月倫 *Ö'älün* 之類。)

我對於這個婦女名稱的接尾詞 *-tani* 之起源、尙無定見、考男女性之分別、在中世蒙古語中尙屬顯明、然在現代蒙古語中業已消滅、從前的「二」字、視男女各異、二男之一則曰 *qoyar*、二女之二則作 *jin*、女名之接尾詞用 *-jin* 的很多、刺失德丁書中已見著錄、當時用顏色作婦女名稱者、尾上照例皆作 *-qün*、同現在牝獸皮毛顏色名稱一樣、或者在過去時之 *-ba* 同 *-bi* 兩種寫法中、留有分別男女性之痕跡、總之、在元朝祕史中對於男人尙用 *-bi* (*-bi*)、對於女人尙用 *-tai* (*-tai*)、兩個接尾形容詞、現代的蒙古語中固然不復有此類判別、但其對於所保存之幾個具有尊嚴性質的名稱、尙留有判別的痕跡、所以「皇帝的」作 *sutu*、「皇后的」作 *sutai*、男聖者作 *Khutukhtu*、女聖者作 *Khutukhtai*、關於 *-tani* (*-täni*) 者、世人可以猜想就是接尾形容詞 *-tai* (*-täi*) 的古寫、但是這兩種接尾詞在同一時代並存、則若斷言他是方言的遺跡、未免尙早。